

传统文化中的新年味道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佳 鲁宽民

赶大集、办年货，各地人民群众忙活起来了，送春联、送欢乐，各级文艺院团、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大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等也都忙活起来了。在年味儿浓浓的年节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各种形式绽放出别样魅力。正是在传统文化焕发新生的浓厚氛围中，我们关于年的记忆被激活，关于新年的展望被记录，我们在年味儿中感受幸福，在仪式感中辞旧迎新。

非遗留住新年“老味道”

热气腾腾的年糕年馍、香气四溢的鸡鸭鱼肉、丰盛的年夜饭、春联散发出的墨香、除尘时的尘土飞扬、烟花爆竹残留的火药味，哪种味道是你记忆最深处的年味儿？或许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那些“老味道”曾在无数个除夕夜、五更天飘进我们的梦里，以至于年龄再大，离家再远也依然会对此魂牵梦萦。

年味儿是个什么味儿？它当然不是简单的吃喝玩乐，更不是无节制地放飞自我。经历了三年疫情，或许很多人越发理解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那句话的含义。回家过年包含着太多意味。年味儿是美食的香味，更是记忆中的乡味；它是与家人、朋友的团圆，更是与儿时自己的重聚；它是家人看春晚时的欢声笑语，更是期盼一个都不能少的和睦睦睦；它是回忆，更是憧憬；它是缅怀，更是感恩。正是因为年味儿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人们生怕“年味儿”淡了，再也回不去了。

如今，当你看到街头巷尾的张灯结彩，当你看到社区、乡村写春联、送春联的热闹景象，当你在文化广场被舞龙舞狮的队伍围住，当你置身于农贸大集，非遗美食的香味扑面而来，幸福感也会涌上心头。那些熟悉的年味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退出历史舞台，它们在非遗系统性保护中得以流传，并依然“活”在当下。

近两年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的“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等系列活动影响广泛。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民俗等多个非遗门类相关的一百多支非遗小分队，为各地群众送上数百场文化活动，带领广大群众在非遗活动中

感受“非遗过大年”的新年味道、非遗味道和家乡味道。

中国人过年，过的是辞旧迎新的“时间之年”，更是向上向善的“文化之年”。近日，各地自发组织“非遗过大年”相关活动，捧出年味“大餐”，迎接新年的到来。比如宁夏盐池县“浓情腊八暖新春”民俗体验保留了“吃顿杂合粥、感恩记心头”的传统习俗，腊八粥里用荞麦面捏成的鸟头、碾子、麦穗子等，寓意是感恩一年的收获。老味道里不仅有回忆，还有向上向善的文化力量。

大戏送上精神“年货”

过大年看大戏不仅是各地的新年传统，也是过年重要的仪式感之一。

作为一道“文化大餐”，春节的内容形式越丰富，越能散发持久且广泛的吸引力。过年的仪式感，来自“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的传统习俗，来自守更待岁、走亲访友的情感互动，来自形式多样的家风建设和家教传承，也来自看大戏、看春晚的“家庭保留节目”。一些戏曲名家常常分享这样的经历，他们过年时到农村演出，找一片空地，搭好戏台，方圆十里的百姓自发地向戏台集中，有的人因为路途远，天不亮就背着干粮出发。演出现场，大人小孩都忘记了严寒，欢声笑语融化了冬天的风雪。这样的画面也是几代中国人关于过年的童年记忆之一。

过大年唱大戏一直是各大文艺院团的传统节目。近一段时间，各级文艺院团通过线上线下各种形式献上新年大戏，为人民群众送上精神“年货”。比如从元旦跨年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2023年新年戏曲晚会》，节目既有原创戏曲《千帆竞渡向前方》表现华夏儿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风貌，又有戏曲联唱《风华》展现建党百年先进人物舞台艺术群像。整台晚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通过11台优秀戏曲节目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营造喜庆祥和、幸福美满的节日氛围。再如元旦前后，中央歌剧院开展为期9天的新年音乐会南方巡演，先后以8场高质量的音乐会，给各地观众送上新

年祝福。演出作品既有西方歌剧《卡门》选段等，更有中国管弦乐作品《红色娘子军》等。每一首曲目都展现着音乐的感染力、渲染力和穿透力，让观众置身于其旋律中，给观众带来听觉享受的同时，更带来心灵的震撼。

随着新年脚步的临近，送欢乐到基层，送戏下乡的相关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城市剧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乡村大戏台等越发热闹起来，传统戏曲节目、传统文艺类型正在中国大地上绽放新的时代风采。

活动增添春节“新味道”

近日，国家图书馆整合馆内优质资源，精心策划推出“新征程 新气象 新篇章”元旦、春节主题活动，通过线上线下活动带领读者寻味年俗、共读好书、乐享年趣，与读者一起度过一个书香年、文化年。

自1月14日起，中国图书馆学会倡导的“书墨飘香 悦享新年”春节主题活动已正式启动。由国家图书馆提供的新春文化大礼包，通过各级图书馆与社会公众分享，传递书香春意。新春文化大礼包包括“兔园册府——2023年新春典籍文化展”、古籍数字文献和讲座等精品资源。其中，“兔园册府——2023年新春典籍文化展”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节庆习俗，同时穿插典籍文献中与“兔”相关的知识与典故，解读十二生肖中兔子所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受到广泛好评。古

籍增添了年味，又在春节焕发新生。

过春节既讲传统年俗，也讲新意。年味儿可以是美食的香味，也可以是知识的营养。在近期举办的第十六届杭州文博会上，“宋韵江南·瑞兔迎新”主题展通过场馆设计、文物IP展陈、国风代表性品牌展示、传统工艺非遗手作及文创产品展销，打造了一个“线上线下联动、喜庆国潮兼容”的网红打卡点。线上会场首次运用元宇宙概念打造“云尚宋韵”平台，“宋韵馆”“瑞兔馆”“非遗馆”“东方生活馆”四大线上展馆与线下展馆相呼应，带观众穿越宋代的烟雨江南，感受瑞兔主题色带来的新年气息。此刻的年味儿是近距离感受东方生活美学的获得感，也是沉浸式体验宋韵

文化情趣的幸福感。

新年新气象，新年新机遇。辞旧迎新之际，也是我们应当系统思考如何留住老年味儿，增加新年味儿的契机。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挖掘文化精髓，增强节日仪式感，利用民俗整理、非遗保护、传习活动等传承新年文化，将传统文化融入时代旋律，吸引更多年轻人自发投身于传承中来。还要通过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文艺演出等丰富群众春节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节日内容越丰富，年味儿自然也就更浓烈。传统文化活在当下，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也会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力量源泉。（源自：光明网 2023.1.18）



儿时的过年记忆：对联与年画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王宗强

贴对联和年画是过年时家家户户的民俗活动，它们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美好未来的祝愿。在我国，对联的历史悠久，根据《玉烛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记载，对联最早源于桃符，用来祈福灾祸、驱邪驱鬼等，后来逐渐变成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和流行的民俗习惯，用来表达劳动人民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和对联一样，旧时人们盛行在室内贴年画，门上贴门神，以祝愿新年吉庆，驱凶迎祥。

我出生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最快乐的记忆莫过于过年了。那时候，新衣裳、压岁钱、放鞭炮、看春晚……都是每个孩子的向往。而对联和年画却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春节记忆。

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就是村里过年前最忙碌的人，因为大半个村的对联都由他来写。过了小年，各家各户从大集上买来几张红纸，或浅红或大红，放在我家。父亲招呼着，用铅笔在红纸上记下每家每户的姓名，迎来送往，乐此不疲。听母亲说，父亲的毛笔字在村里小有名气，不光是写对联，就是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也都找我父亲执笔。那是乡亲们对我父亲的信任啊。那几天，父亲忙完家里的事，找出之前的几支毛笔，买来几瓶墨水，翻出一本泛黄的春联大全，就开始写了。写之前，父亲先把每家送来的纸按照对联的要求折好，再用裁纸刀小心翼翼地裁成或长或短的对联。父亲总是能记得每家每户需要对联的数量和用途，张家有几扇门，李家有几张床，刘家有几间牛栏等等，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那时候，家里的各种家具、农具、大小门、牛羊栏等都得贴对联。床上贴的是“身体健康”，牛羊栏上贴的是“六畜兴旺”，厨上贴的是“鱼肉满厨”，自行车上贴的是“日行千里”，就连大门外的树上显眼的位置都贴上“出门见喜”……让人眼花缭乱。父亲翻开书，蘸蘸墨水，唰唰唰就是一副对联。有时候，他也会点上一支烟，稍加思索，自创一副，那也是他最得意的时刻。有时候，他也会对自己的字不满意，眉头一皱，撕掉重新再写。由于对联多且要求高，父亲总是熬夜到很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年三十当天，而我们自己的对联总是放到最后了。为了帮父亲分担，我的主要任务是牵纸。我坐父亲对面，用手摁住上端，父亲每写一个字，我往后拉一点，直到写完。我还帮着晒晒春联，待墨汁干



了后，折叠和归类也是我的工作。每每那个时候，墨香弥漫了整个屋子。小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父亲在写对联的间隙我总是跃跃欲试胡乱一写，这个时候父亲并没有责怪我，而总是耐心地给我指点。

贴对联也是极有讲究的。一大早，男女老幼一起动手将屋里屋外打扫得一尘不染。这个时候，母亲小心翼翼地盛出一瓢面粉放到锅里，一边加水一边搅拌，烧火稍微加热，就做成了贴春联的黏糊糊。父亲搬来梯子，先把去年的春联撕下来，用干抹布擦拭干净，拿一把高粱穗小扫帚轻轻蘸一下面糊糊，均匀地涂抹到墙上，再小心翼翼地把春联糊上，最后用干净扫帚把春联从上到下捋平整。除了贴春联，门上大都贴集市上购买的杨家埠木版年画——大号门神，这种年画流传已久，据说从明代开始，在鲁南地区尤其盛行。年画大方朴素，色彩鲜亮亮丽，制作精良，比较流行的是“五子门神”“秦琼敬德”“神荼郁垒”等，我们家贴得最多的是“五子门神”。门神年画作为一种民俗信仰，象征着守护门户的神灵，深受人们欢迎。今天，作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杨家埠木版年画早已蜚声中外，远销世界各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

做饭的地方我们那叫“锅屋”，等同于厨房，一般是一间小房子，那也是极重视的，过年需要专门贴年画和春联。贴的年画是“灶王爷”，“灶王爷”就是“灶神”，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民间供奉始于商代。“灶王爷”

贴在灶台旁边，两侧附上一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春联，横批是“一家之主”。小时候根本就不懂年画上画的是什么，只觉得花花绿绿的特别好看。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很多文化因素在里面。灶神年画眉头一般印有岁次干支、月份大小、二十四节气，还印有“几龙治水”“几牛耕地”，龙是管雨的神，牛是耕地的主力，既是对当年耕种和收成的预测，也是提醒人们勿失农时，根据时令及时进行农事。主要篇幅是人物形象，例如，灶君、福祿寿喜财、门神、八仙、侍卫、童子等多种元素，画面紧凑饱满，气氛热烈。旁边会夹杂灶具、牛羊、鸡犬等，很有生活气息。中间一般印有聚宝盆、摇钱树等，表达吉星高照，生活美满等寓意，祈求各路神仙共同保佑一家人的平安幸福。色彩鲜艳的“灶王爷”年画既把年味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是实用的农时挂历，也是难得的民间艺术品。

贴春联和年画一般都是全家上阵，只有贴完后才准备丰盛的年夜饭。虽然夹杂着些许寒意的风，但大红大绿的颜色给家家户户带来了浓浓的年味，也预示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健健康康。

后来，我在城市求学、工作、安家，渐渐远离了写春联、贴年画的乐趣。这样的场景总是出现在梦里，念念不忘，我想这就是乡愁吧。今年过年，父亲打电话说家里早就写春联了，都是买印好的春联。虽然印刷的春联非常精美，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踏青撷春光

校友 官凤华

“芳州拾翠暮春归，野步踏青来不定。”村野泛绿，柳絮如雪花般漫天飞舞，布谷鸟的吟唱响彻云霄，触目之处一派清丽，一派生机勃勃。

踏青是季节性较强的传统民俗。先秦古籍《礼记·月令》中有天子及后妃九嫔亲往欢游的描述。此间，人们除祭祖、扫墓外，便是踏青游春，正如明代《帝京景物略》所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簪柳，游高梁桥，称之踏青。明清时，踏青已成为一种“定制”，祭拜祖先，远足踏青，传至今日。

田野阡陌间的油菜花次第开放，不几日便连成一片，铺天盖地，濡染了朴素的村庄。即使身处婺源和罗平的菜花丛中，感觉亦如此。油菜花在春天阳光的舞动下，金灿灿，耀人眼目，仿佛走进梵高的《向日葵》。

轻风如笛似箫，有一种丝绸般的滑润，有一种处子般的清新。船娘头裹方巾，身着花衫，悠悠闲摇，身姿袅娜，船儿轻快地滑过菜花染黄的河面。游客们咔嚓、咔嚓地按下快门，记录下“小桥流水人家”和“桃花红李白菜花黄”。

河岸边，几位老者蹲在青草丛中静静地垂钓，随着一阵泼刺刺的声响，一条鲫鱼便跃上岸来，引得行人驻足。岸边有窈窕村姑用铝丝篮子拉青螺，一派古雅意韵。圩堤旁，芦苇身材颀长，如婷婷少女。有孩子采来细长苇叶，折成笛，叠成哨，韵味十足的叶笛声灵动了整个村野。

人们欣喜地采摘鲜嫩的草莓，走进乡野里挑挖嫩绿的野菜，采摘浓郁乡情。野枸杞，香椿芽，像京剧西皮慢板，悠悠悠悠讲述叙事。枝蔓点点爆青，是铿锵板眼儿，春光凝在那儿。

踏青逢庙会，欣赏会船表演。汉子们分列船上，手握竹篙，随着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整齐划一下篙起篙。姑娘们披红戴绿，手持木桨，一齐划水，小船燕子般迅捷前行。河两岸如织的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鼓声阵阵，彩旗猎猎，整个乡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竹马踟蹰冲浪去，纸鸢跋扈挟风呼。”旷野晴空飘着各式风筝。有拖长尾巴的四角风筝、孔雀风筝。有的带着哨口，遇风如笙似笛，凌空轻奏，极具管弦之韵。五彩风筝凭风飘忽，灿烂了春日晴空。

陌上春风里的单车骑行，人们会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生活的激情。大家可以深入大街小巷，找寻城市和乡野最美细节。微风拂面，快慢之间，欣赏沿途风景，感受乡风民俗，进入身心俱泰、物我两忘的境界。

风雅踏青深受文人雅士青睐。古时上巳节，郊外水边洗濯，袪除不祥。晋时曲水流觞，至唐赐宴曲江，倾都修禊踏青，均是此意。杜甫“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尽显王公贵族踏青盛况。吴惟信“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描述踏青临暮不想返回的情景。杨巨源“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道出春游赏花的场景。杨基“何处被除女儿散，来过流水郁金香”踏青场面跃然纸上。苏轼“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每年春季都要东门踏青，朋友不要挂念。

身居闹市，抛开琐碎和喧嚣，带露而行，卧草而眠，探蕊寻香，游玩山水，游目骋怀，心净澄清。踏青春半，体味生命绚烂，感悟生命真谛，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任由疲惫的身心在无边乡野里徜徉。

